

生死搏鬥

李洪著

南方海滨小城三部曲

(长篇写实通俗小说)

第一部

生死搏斗

李 洪

2001年2月~2003年12月

湛江霞山

书 名 生死搏斗
作 者 李 洪
印 刷 湛江市霞山福利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0759 - 2282875 2280983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28.31
印 数 1500 本

印刷准印证号:2005 湛印准字第 021 号

赠 阅 品

作者简介

李洪（笔名），男，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生湛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

谨以此书

奉献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南路地区，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斗争伟业，为人民谋求民主、自由、幸福，在白色恐怖和革命战争中，流尽最后一滴鲜血，无私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的英烈们！

谨以此书

悼念遂溪、吴川两县人民，在抗击法帝侵略者，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尊严，在一年多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无名英雄们！

期望此书

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喜爱，从中接受先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探索、找寻、实践他们所走的人生真谛道路。这是作者最诚恳的心愿。

革命先烈的身躯虽已不存在人间，但他们不为名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死，永恒浩存。

学习英烈！

自序

南方海滨小城三部曲，是一部长篇纪实的通俗小说。由第一部《生死搏斗》与第二部《风风雨雨》及第三部《新的曙光》连续所构成。

故事的历史，从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党在广东南路地区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直到二十一世纪，我党第四代的领导核心产生时止。

故事的地点，主要是法帝侵占祖国的南方海滨小城广州湾和围绕这个小城延伸到遂溪县城。涉及原属广东南路地区灵山、钦州、防城直到阳江接近广东中区。

故事的背景，是从白色恐怖环境的城市地下对敌斗争扩大到农村的公开武装对敌斗争。斗争的画面，丰富多彩，具有地方的独特个性。

故事的主题，是描写老一辈共产党人与一批热血的革命青年，为找寻真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正确解决人生的真谛。为了民族解放，反抗外来侵略，为了新中国和人民幸福的明天，表现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坚强信念，忠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这个人类崇高的宗旨。随着历史的洪流，在一条红色的基线上，在历史的发展的各个时期，每个革命者经过发展变化和人生征途的实践。在革命战争的激烈战场上与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敌人的监狱中，法庭上，不为个人名利，不怕艰险牺牲。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大批革命者英勇地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路，敢于上刀山，下火海，前赴后继，进行生死搏斗，直到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自由和生命。这是全书的主旋律。

在战斗的艰苦岁月，有正反两面，绝大部份的革命者闯过了“断头关”，个别人走向叛变的可耻道路。转入和平建设的各个时期，绝大部份人努力学习，埋头实干，艰苦奋斗。但有些人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是大非大原则面前，阳奉阴违，私心严重，个人主义膨胀，经不起“权力关”的考验，跌跤了；有些人被糖衣炮弹击中而倒下去。他们在历史的大洪流中被淹没了，像大浪淘沙那样被淘汰出局。

南方海滨小城三部曲，各部故事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部《生死搏斗》，以大革命失败开始，涉及反抗法帝的斗争。重点突出经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直到湛江解放前夕。

第二部《风风雨雨》，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经三年恢复，转入经济建设时期，直到十年文化革命的结束。

第三部《新的曙光》，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开始，直到党中央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建立。南方海滨小城三部曲，是一部长篇纪实通俗小说，希望能给青年的一代，留下一点可取的精神财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老人，希望这本小说，写得有血有肉，能成为一本活书，绝不希望是一部误人子弟，走上邪道的死书，坏书。

这是一本冒点风险的老人执笔的处女著作。在创作水平，艺术手段，都没有基础。会出现表达不尽意，甚至违反心愿的地方。特别说明，尚有许多重要革命斗争故事，斗争场面，因对情况未很好去熟悉，写作水平有限，故未在本书出现。敬请读者斧正。

戴 洪

2003年12月2日

章 目

第一章	序曲	(1)
第二章	一座不平静的小城	(13)
第三章	春节	(72)
第四章	大闹元宵节之夜	(81)
第五章	保亨与幸存的逃亡者	(101)
第六章	徐十长之家的故事会	(124)
第七章	悲欢联结在一起	(145)
第八章	革命火种的传播者	(161)
第九章	一切为了抗战	(193)
第十章	真正的共产党人	(230)
第十一章	中共广州湾支部与特殊任务的执行者	(254)
第十二章	星火燎原	(272)
第十三章	中共南路特委在行动	(291)
第十四章	知音者	(307)
第十五章	梦里延安	(322)
第十六章	战友情谊	(334)
第十七章	地下火焰	(343)
第十八章	追求真理	(348)
第十九章	郑淑之家	(354)
第二十章	地下堡垒	(363)
第二十一章	一个大胆的统一行动	(380)
第二十二章	接替	(387)

第二十三章	杜慧执行的特殊任务·····	(406)
第二十四章	在城区中的秘密司令部·····	(426)
第二十五章	战友情谊中的爱情·····	(445)
第二十六章	高唐与他的战友们·····	(458)
第二十七章	新来的领导者·····	(472)
第二十八章	地下动力·····	(488)
第二十九章	伏击“铁胆”·····	(503)
第三十章	腾云被捕·····	(513)
第三十一章	第一次紧急撤退·····	(525)
第三十二章	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534)
第三十三章	中共湛江市城区工委会在行动·····	(622)
第三十四章	面临生与死的选择·····	(643)
第三十五章	戴秀萍与陈鹏天的斗争·····	(679)
第三十六章	第二次紧急撤退与地下对敌斗争的坚持·····	(685)
第三十七章	突袭湛江赤坎城区·····	(712)
第三十八章	西赤桥河畔的英烈们·····	(721)
第三十九章	重新审查开始·····	(742)
第四十章	在武装斗争第一线·····	(765)

第一章 序曲

一九二七年,春季三月。

在祖国大陆的南端,雷州半岛这片红色土地上,广大农村,农民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农民协会的成立。一股参加农会农军的洪流,在苍莽的原野上,在大海的渔船上,蓬勃地发展,迅猛地冲击着一切旧恶势力的阻挡,汹涌地向前推进。

遂溪县第六区西海岸边的墩文村,是年青的共产党人、广东著名农民领袖黄学增的故乡。墩文与英楼两村相连在一起,都是半渔半农的自然村庄。这里的农民,早已燃烧炮竹,敲锣打鼓,欢呼自己协会的创建。墩文村人口有七百三十多人,是条大自然村。英楼全村男女老幼,只有二百五十多人,是条小村。两村都是人多地少,所种的稻谷蕃莳,只能自给半年,如遇灾年,就得饿死人,生活处在极其穷困的境地。

一个春天的早晨,英楼村的农友们,都在忙着准备出海,搞浅水作业的生计。戴保亨是村中的捕鱼耕种能手,今年三十五岁,个子不高,身健力壮,脸型略圆,眉粗眼大,双肩两臂,肌肉发达,气力惊人,全村可数一。他为人忠厚正直,乐于助人。他还有个特长,就是爱唱雷歌。虽然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拿起什么样的歌本,都不会唱错字,表错意。今天早餐之后,他带着七岁大女阿玲、五岁儿子振海,挑着浅水作业网具和村中兄弟,一起前往海边。

海边,有一处不足五百平方米的沙墩,搭着三个简陋的寮棚,长着四棵海麻大叶树。这一带渔村,都栽种这个品种,生命力很顽强,只要把树杆插入沙土,就会拼命地生存壮大起来。适时季节,树枝上就会不断地开出一朵朵的黄花,青

绿的树叶，陪衬着黄花，真是美丽极了。

今天的天气晴朗，清晨，东边的海平线上，开始出现纯黄、金鱼黄、淡红黄色的云彩。圆红的太阳冉冉上升，光芒四射，幅照着各种奇形状的云朵。不久，在东边的海空上，慢慢地移游过来深灰色的大面积的云块，太阳也乐得被这块云层暂时躲蔽起来。遥望远海，天海相连，渐渐地，灰云变淡了，几缕金光从云隙透出来。变幻着灰蓝青蓝浅蓝色的海水，与碧空相映，水天一色。在近处的海面上，还可以望见屹立着一座小岛的影子，渔人喜欢叫它斜阳岛。每逢风和日丽，阳光斜照的时候，那岛上的巍峨险峻的峰峦，似是清楚，历历在目。若是乌云蔽日，烟雾弥漫，那小岛便朦朦胧胧，忽隐忽现。站在沙墩高处，左右展开遥望，是一条宽长的望不到尽头的银白沙带。

斜阳岛的一群群海燕，活跃在海空中，自由快活地飞翔着。这些小精灵，喜欢围绕着深海渔船，高歌飞舞，忽振翅凌空，忽低徊盘旋，有的矫健地飞立在大渔船的桅杆尖顶，高高在上，目空一切。有时，三三两两，从高空向着波浪起伏的海面，急速俯冲，捕捉猎物。突袭成功了，尖嘴啄着小鱼，迅猛升空，以胜者为王的姿态，显示自己的得意。

早晨的海边，有二十多艘浅水作业小船。准备下海捕鱼的渔民，分别推着，拉着，拖着小船。你帮我，我帮你，他帮他，互相关照，团结合作，踏着海水，面向海洋运作。多么美丽的西海岸海边晨景，多么高尚的劳动集体美德啊！

保亨吩咐得力助手陈锦，先行上船提前作好准备。他把正在耍水的振海抱起来，拉着拾小贝壳的阿玲，大步地转回沙墩上，叮嘱妻子：

“要管好这两个宝贝”，便快步回到海滩，登上小船和同伴一起出海。

沙墩上聚集着五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妇女。他们相同之处，是善良、勤劳、懂得织补渔网具。陈秀珍接过丈夫交来的两个可爱孩子时，只简单地对着大女讲了一句：

“阿玲，你和弟弟在附近玩，不要跑到海边玩水！”

她们一边补织网，一边说着各自得来的农会农军的消息。卜贞婆婆，今年六十岁，个子高大，身体结实，头发乌黑，脸颊丰满，眼睛有神，行动起来，步伐有力。年轻时，她是两海岸渔村一位健美姑娘。她首先高兴地说：

“学增和韩盈，前段时间，曾经回来乐民圩，开大会作报告，号召大家参加农军。”

保亨的妻子陈秀珍，今年三十四岁，瓜子脸型，左边脸颊上，有一个很深的小酒窝，性格很温柔，微笑时，人见人爱。村里的人们，大赞保亨有福，娶得这么一位美丽的妻子，她很勤俭、孝敬父母、养育子女有方，与村中婶嫂和睦相处，乐于助人，真诚体贴别人。这时，她一眨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声音轻柔地接着卜贞婆的话，说：

“学增早已回来，和县委书记韩盈、黄广渊一起组织农会，建立农军，把一些地主恶霸斗得低头认罪。”她一边织补网具，一边给未满周岁的小坚喂着奶。

陈亚美是保亨最小的妹妹。秀珍平时称她为小姑，今年未足十八岁，圆圆白里透红的脸，肤色鲜润。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唇，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织起网来熟练手快。她性格好动，处事大胆，待人大方，有时喜欢和男青年辩论问题。是西海岸渔村另一类型的姑娘。她站了起来，松动一下腰身，大声地讲：

“农军大发展，大哥支持我参加农军。”

下村陈阿婆，今年已七十岁，满头白发，全脸皱纹。她经历一次人生最大的打击，最痛心的磨难。四十岁那年，渔汛

季节，丈夫到深水作业渔船当临时工，在海上遇上大风暴，船上二十人，埋葬深海全部遇难，她每天都到海边，祈祷等待丈夫的归来，可是等了两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踪影。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阿婆年青守寡，慳生挨苦，把独子带大。儿子现已结婚，媳妇对她很孝顺，晚年的心境很宽畅。她很认真地讲：

“去趁圩的人回来讲，乐民圩上的有钱恶霸都跑到什么广州湾，什么县城去了！”她讲的话，是一条旧的消息，而且，经常放在嘴上讲着，大家听了，都会意地点头微笑。

许琼今年三十岁，比亨嫂年轻，性格相貌，两人近似，丈夫戴保兴早已参加了共产党，是墩文村农民协会的主要骨干，经常不在村不回家。她带五岁的儿子戴亚喜辛勤耕着两分水田，三分坡地，退潮时到海边水地拾小虾小鱼，掘挖小贝螺来维持生活，她接上话：

“阿喜的爸，前天晚上深夜回来一趟，打早就离家，说是参加什么地方农代会，总结经验。”

他们对许琼讲的这条新消息，大感兴趣，多次询问详情，可惜，阿琼只简单知道一点，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

这座小沙墩地，平时是青年渔民饮酒，谈论世事的聚会地，学唱雷歌的场所。现在，她们主宰着这个小天地，自由地织补渔网，自由地交谈农会大事，自由地谈自己的心思。大家带来的熟莳条，早已连皮吃得清光。已接近正午时刻。振海在沙地上，玩着拾拈得来的小贝壳，色泽有白的、黑的、灰的、深红色的。外形有圆、扁、长形、椭形的。这些小贝壳各有不同花纹和天然图案，真是百玩不厌。阿玲把水浇在沙地上，堆造起十多个造型很美的小渔船、小屋宇、小鱼、小虾，迷恋地玩着。

振海眼尖，快乐地喊着。

“阿爸回来了!”便朝着海边冲去。

出海捕鱼的人们,推着拉着小船,放在海滩上。各自挑着劳动收获的海产品,向小沙墩靠拢,稍作休息。保亨今天出海归来,心情甚佳。几个小时浅水作业的功夫,各船都安全满载而归,幸运地捕了不少优质的白仓鱼、马鲛鱼,还有满船仓的杂鱼。正当他蹲下来,抱起飞奔过来的儿子时,又偶然在海边沙上,发现一粒发亮的自然珍珠。

小沙墩上热闹起来了,归来的人们和妇女们聚在一起,看着收获可观的一箩箩海鱼,人人皆大欢喜。保亨在沙墩左角对陈锦讲:

“你看,斜阳岛方向,天空晴朗,风平浪静,下午到那边去,收获会更好。”

陈锦回答干脆:“好!”

他今年三十岁,是靠保亨亲叔戴保勤养大的。在陈锦只有五岁时,父母相继病逝,成了孤儿。保勤没有儿子,把他接到家来,作为亲生儿子,抚育成人,尽力供他读了五年私塾。保勤老了,风湿骨痛,亲自把他交给保亨,负责管教。他勤劳好学,跟着亨叔风雨同舟,学了不少深、浅海捕鱼钓鱼的技术和海洋气候的知识。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养父,他白天在保亨叔家膳食,晚上即回保勤那里卧宿。这时,墩文村黄大海正好走过来说着:

“下午,我们到斜阳岛那边海面去,好吗?”

“好的,正合我意。”

黄大海和保亨不同村,他比保亨大十岁,亲如兄弟。

时间已是十二时过两刻,为了不让水产品鲜味变质,各人赶忙回到自己的村,自己的家,立即处理鱼货,有的低价出售给本村兄弟,有的送一点给亲朋好友,鱼货多一点的人,即挑到离村约八华里的乐民圩摆卖,再买回一点口粮和日用必

需品。下午三时许，两村又回复了平时的宁静。

英楼小村，在墩文村的东南边，两村间有一条小小的自然浅沟渠，下雨时水向下流，才明显地划出村界。两村和睦相处，从未闹过纠纷，打过群架。两村的西边都近海岸线，都伴着漫长的银白沙带。

英楼村的乡民，居住条件很差。大部份是低矮的黄土椿墙，茅草盖顶的茅屋，个别有一两间砖瓦结构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已崩塌。有一间砖木结构小祠堂，陈列着祖先们的木制神主牌。请来一位五十多岁的教师，利用祠堂办起一间私塾。墩文虽是大村，人们居住也很差，绝大部分同样是土椿的墙，都是稻草屋顶，没有一间瓦面，部份茅屋的屋墙，是用红坭土加水投入稻草，用脚踏压，制成稻草坭浆，用树枝或小竹条插在地下，然后抹贴上稻草浆，便成为屋墙，这是从海南岛学过来的砌墙法，被俗称为海南墙，屋顶是用稻草履盖上，便成为住宅。穷苦的人家，就有了栖身之地。墩文比英楼优越之处，就是利用二百多平方米的大祠堂，办了一间初小，请了两位老师，一位是本村青年黄涛，他还要兼本村农会的事务。一位是从乐民圩请来的中年老师陈泰。两人分工合作，管教一百多名小学生，又苦又累，村中父老对他俩工作的表现非常满意。

一九二七年夏季五月。

天有不测的风云，气候突变，天空乌云快速密集，太阳消失了，白天变成暗夜，那滚滚的乌云，向着大地冲压下来，跟着是狂风暴雨，来势凶猛，像一个残酷的魔鬼，要一口吞了人们的生命，摧毁人们的房屋财物。英楼村的农民，被这次突然而来的自然天灾的袭击吓呆了，小孩子吓惊得不停地哭喊。在这个时刻，保亨和陈锦立即发动全村的青年起来，与突来的自然灾害这个恶魔，进行着搏斗。他们为了保护村中

群众的生命财产，不顾自己的安危，艰苦地战斗着。

这个时刻，全国的政治气候，更加恶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与上海帮派黑社会大头子关系异常密切的蒋介石，在上海搞了史无前例的反革命政变。他撕去假面具，宣布叛变革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血腥的大屠杀。从上海开始杀起，迅速地杀到南京、武汉、广州。从广州杀到广东南路，杀到雷州半岛，杀到遂溪县。大批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场大屠杀，速度之快，手段之毒，祸害之大，甚于洪水猛兽，惨绝人寰！

残酷的镇压，必然激起英勇的反抗，人们在遭受屠杀的过程中，醒悟了起来，意识了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国民党反动派，在南路清查“围剿”中，大杀共产党人。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会骨干被捕被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人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流洒大地，殷红的血液，把红色的土地浸染得更加鲜红。高雷地区国民党“清剿”委员、反动头子黄河沪，乘机大开杀戒。在黄学增故乡墩文村和英楼村一带，一夜之间，捉了五百多名群众，第二天下午，集体枪杀三百多人。还有一些共产党人的头颅斩下来，到各个圩镇吊挂起来。他妄图以此残酷手段来镇吓人民群众革命意志。

在这个时候，武装股匪，也乘势打劫，借机掠夺，强奸妇女，杀人放火。

不久，鼠疫发生了，传染迅速，可怕的“人瘟”疫性，染病到死亡，时间是三天到四天，谈虎色变，人心惶惶，束手无策，指向苍天，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么？

英楼村和遂溪，在天灾、疫情、人祸的肆虐下，承受着暴

风骤雨的大袭击，鼠疫瘟疫的大传染，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武装凶徒的大抢劫。这四个恶魔先后对人们进行着毁灭。这条小小的自然村，到底死绝了多少户，无辜死去多少人，谁也讲不清。人们在生死的边缘线上，艰苦地挣扎着搏斗着。

一个深夜，保亨的家里，在一张八仙台上，摆着一盏捕鱼用的防风灯，在浅黄的微弱灯光下，照着戴保亨一家。妻子陈秀珍、妹妹亚美及陈锦。墩文村来的是黄保兴的妻子许琼、黄大海、黄学增的弟弟黄学思和青年黄洪、黄仁。保亨主持这个同心合力自救的小会，研究如何死里求生，解决今后命运的大事。

第一个打破沉默而又沉闷气氛的是保亨，讲话的口气，似是自问，又似问着大家：

“我们不能坐而待毙，要死里求生，怎么办？”

陈锦并未考虑个人和大家今后的求生出路，而是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怀念着已牺牲了的共产党人韩盈，他悲愤地怀着热泪诉说：

“韩盈书记……韩叔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牺牲了，离开我们了。”

大家早已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现在又被他哭诉出来，都悲愤地沉默着，秀珍、许琼低声地哭泣，热泪滴襟。哀念着这位人民英雄，这位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勇的共产党人。

黄洪，二十五岁的单身汉，愤恨倾诉：

“黄钦唯一的一只小水牛被土匪拉去宰了，未出嫁的细妹黄莲被轮奸致死，他的妻子钦嫂又被国民党军队一名连长强奸，她忍受不了这个污辱，吊颈自尽。他的母亲李氏婆，七十多岁的老人又被鼠疫夺走了老命。现在，他带着十二岁的孙子黄妃保，十岁的小孙女黄娟，在村的东边荒坡地上，搭了